



影像要如实地传达对大自然的切身体验和感触

梁光俊
(Quang-Tuan Luong)

梁光俊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越南移民家庭。他曾于 80 年代中期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之后于 1988 年获得应用数学的硕士学位，1993 年在巴黎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 1993 年春天梁光俊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两年后他到一家私营企业从事计算机图像处理 and 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早年在法国就学时他是一位执著的登山爱好者，曾多次登上阿尔卑斯山，并通过拍摄照片来记录山巅的景象。渐渐地他登山的主要动机为风光摄影所取代，登山的重要性也开始让位于风光摄影。当他刚刚踏上美国这块土地时，便即刻对丰富多彩的国家公园燃起创作的激情。他在同一年里自发地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摄影计划：单人独马完成拍摄所有的美国国家公园。历经十年的艰辛，他于 2002 年创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成为独自用大画幅相机完成拍摄当年为止美国所有的 58 个国家公园的第一人。数年后他辞去了计算机工作，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他的多幅作品出现于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于 2009 年完成制作的纪录片《国家公园—美国最美的设想》之中。近十年来，梁光俊的摄影作品和创作活动深受摄影、环保等各界媒体的关注，频繁地接受采访和座谈。他还分别于 2007 和 2011 年出版了《美丽的北美》和《壮观的约瑟米蒂》两书。他依然耕耘不辍，在近年中又完成拍摄了新落典的两个美国国家公园，以及东南亚等国的许多自然保护区。

在美国国家公园系列的拍摄制作中，梁光俊使用坎纳姆 KBC 5X7 大画幅相机，和几个焦距不等的施耐德镜头。他认为大画幅影像的清晰度是个很大的优势，“在胶片上可以识别到在现场忽略了的景物”。5X7 英寸的底片可以用来制作大幅的扩印版，其视觉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另外，他还觉得这个画幅的长宽比对拍摄多数的美国国家公园恰到好处。“我最喜欢的镜头是施耐德 110 毫米，使用这个镜头时要特别经心，因为画面中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景物，所有元素都得融为一体，才能引人入胜”。对某些景观，他还拍摄或剪裁制作出宽幅画像。为了更广阔、全面地拍摄这些优美胜地，梁光俊自 2004 年以来开始使用数码相机。虽然在野外常常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数码技术能让他拍摄到使用传统的大画幅相机很难拍摄的夜景。“使用胶片拍摄时，我得考虑到操作和费用等因素，是否拍摄我要在按下快门前作出决定”。使用数码相机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顾虑，并且“诸多的镜头选择，较轻便的器材也使得行摄更富乐趣”。

独自一人拍摄所有的美国国家公园究竟益处何在？梁光俊认为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能让一位摄

影师以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来体验每个地方的独到之处。只有当踏遍了山山水水才能极大地扩展一位摄影师的视界，也才会使其对每一个地方的特色更富洞察力。他还认为由多位摄影师的作品汇集成的画册缺乏一致的风格，不足以抒发出每一位摄影师的情感。梁光俊自称受到多位美国风光摄影师，诸如艾略特·波特、安塞尔·亚当斯、伽林·罗威尔和戴维·门驰的影响。“我从亚当斯的作品中学到的是，风光不是固定不变的，景色是随着光线而瞬间即逝的”。然而，“在亚当斯的(黑白)作品中缺少一个元素，那就是色彩。而在我看来，色彩对渲染情调和气氛是必需的。所以我就将色彩作为我的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描绘景色的气氛的同时，梁光俊更注重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切身体验和感触。无论是对金碧辉煌的巨石山，彩霞映照着的克雷特湖，极光下的布鲁克斯山脉，还是繁星似锦的夜空，梁光俊都能真诚地表达出自己在现场的所思、所感和对大自然的一片深情。在完成拍摄所有的美国国家公园之际，他依然对早已为人熟知的标志性地点恋恋不舍。“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想搞清楚究竟为什么”。“我时时都在力图创作出新品。当一位摄影师对某个题材下了足够的功夫，就能拍出有独创性的作品”。

.....

田大为：风光摄影对您究竟意味着什么？

梁光俊：风光摄影对我很重要，对大自然的亲身体验意味着一切。在一年中最佳的时刻置身于一个美丽的地方其乐无穷。风光摄影能让我过着一个富有创作色彩的艺术家的生活，也能让我用自己的作品去激励别人，还能让我做环保的倡导者。

田：您是如何开始风光摄影的？

梁：我父亲是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在我年幼时他教了我一些摄影的基础知识。而直到80年代初期在我从事登山运动时，才真正开始对摄影感兴趣。作为一个登山者，起初我是想用照片来记录在我登上阿尔卑斯山上时所见到的奇观，与人们交流。随后我意识到我可以将摄影提升为艺术形式来展现自然美。当我于1993年来到美国后，对丰富多彩又状况完好的国家公园颇感兴趣。美国有着辉煌的风光摄影的历史，我能亲眼目睹许多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激发我使用大画幅相机。

田：您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梁：我于80年代中期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之后于1988年获得应用数学的硕士学位，92年又在巴黎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93年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1995-2007年我就职于一家私营企业，从事计算机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我辞去了计算机工作，成为专业摄影师。

田：什么能让一幅风光片精彩？

梁：依我看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构图，构图标志着摄影师如何接近拍摄题材，图中要有点、线、面和质感等成分。第二是要有气氛，气氛是指要传达时间感，以及切身的体验和感触。气氛能够敞开观者的心扉。对我来讲每一幅精美的图像都应具备这两个要素。

田：您在拍摄之前如何对景物进行分析？

梁：每当我到达一个地方时，我总是要寻找视觉上有趣味的东西。然后我再决定取舍。我还要

思考一幅景色能表达什么样的感触，传达怎样的启示。之后我观察光线，再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能否揭示出景物的另一面，能否加入更佳背景。

田：您打算让自己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什么？

梁：我想让我的作品充分展现出美丽而多彩的自然世界。一幅像像的力量很小，而一整系列的图像能够展现出大千世界，和一个摄影师的视域。从大画幅影像中，我可以发现我在现场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让观者从中有所发现。

田：您只拍摄彩色片，您最喜欢彩色摄影的哪一方面？

梁：虽然我只拍摄彩色反转片，但我也制作些黑白扩印版。我发现风光摄影的诸多方面都与色彩密不可分，尤其在表达摄影师的感触方面，色彩充满了力量。从另一方面讲，照片的真实感很重要，色彩能够真实地再现一个摄影师身临其境的体验。因此，色彩是风光摄影的一大要素。

田：是什么激发您拍摄所有美国国家公园的？

梁：美国国家公园的拍摄项目，完全是由我自发起始的。当我在阿尔卑斯山开始风光摄影时，那里的景观比较单一。可当我来到美国后，见到如此景色各异的国家公园，令我心情激荡。我到过约瑟米蒂，也去过德那里，我能在同一个大陆上见到所有的自然奇观。

田：对您风光摄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梁：我依然在继续进行着美国国家公园的拍摄项目，争取在 2016 年全面完成，出版一本书。同时我还在国际范围内从事些环保项目。另外，还打算多照些带有人物色彩的风光片，比如风光片中含有展览中心和游人等等。我还打算制作些录像，加入摄影作品，来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些作品。再长远些讲，我打算拍摄些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家公园的作品。



P97

布鲁克斯山脉上空的 北极光和木星

北极之门国家公园，阿拉斯加州，美国

佳能 EOS 5D Mark II 相机，
佳能 24 毫米镜头，
光圈 f/1.4，
速度 8 秒。

那年梁光俊与朋友相约到阿拉斯加拍摄向往已久的北极光。他们来到北极门国家公园，当与护林员交谈后得知，九月的第三和第四周里河水尚未冻结，夜空也变得黑暗了（夏日的北极夜空依然明亮）。但第三周的夜间有明月，所以他们决定选择第四周进行拍摄。由于没有通往园中的道路，他们只得乘坐布须飞机（作者注：一种可以在野外无需导航起降的小飞机）。然而，九月底的天气变化异常，飞机驾驶员无法保证能够将他们接出。于是他们就决定划桨沿着科尤库克河北返返程。“此时的阿拉斯加已近寒冬，涉水艰苦异常，但如果崎岖的山脉、流水和地上的白雪，加上点儿运气，或许能让我拍到独特的照片”。

晨光中巴克坝的 柳树、岩石和反光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佳能 EOS-1Ds Mark II 相机，
佳能 100-400 毫米变焦镜头，
光圈 f/11，
速度 1/30 秒。

“人们在一些闻名遐迩的国家公园中的最知名的景点拍摄得太多了，而对于较为难以涉足的地方却拍得很少。所以每到一处我总是要到人们不常涉足的地方去看看”。多数来到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摄影师都把目光集中在那林立的约书亚树、蔻拉仙人掌以及堆垒的怪石上，而梁光俊却执意要找到新的画面。他深知景色随光而来，也与光同去。在这幅作品中，他抓住了晨光照亮水草的短暂时刻，与阴暗中的岩石和水面形成强烈的光比反差，给画面带来盎然的生机。







夕阳映照的约瑟米蒂山谷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210 毫米镜头，
光圈 f/22，
速度 1/4 秒，
富士 Astia 100 反转片。

这是梁光俊的一幅成名之作。“无论我如何竭力地寻找，怎么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地点来拍出约瑟米蒂山谷的真意”。

“亚当斯也曾多次来此拍摄过”。“在一个傍晚，我看到山谷中有雾气生成，在两边的地平线上还有一个缺口，我急忙赶到这里，得以拍摄此片。可以说是百来不遇了”。梁光俊认为色彩是营造气氛的关键。“因为花岗岩壁是灰色的，色彩反差最大的时候是在日落时橙黄色的夕阳照亮悬崖的顶部，与背阴中蓝色的山谷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多数傍晚时山谷中过于黑暗，唯有迷雾可以给山谷带来亮度，还会增加山谷间的蓝色调”。





夕阳映照的约瑟米蒂山谷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佳能 EOS-1Ds Mark II 相机，
佳能 70-300 毫米变焦镜头，
光圈 f/11，
速度 1/15 秒。

在走访了众多的国家公园之后，梁光俊意识到约瑟米蒂是个神奇无比的地方，它不仅让这位登山人欣喜若狂，也激发了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因此他年复一年地故地重游。面对在他之前众多才华横溢的摄影师已创作出的大量优秀作品，梁光俊认为这并不妨碍他的创作，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基准来衡量、比较自己的作品，也以此来观察自己是否创作出了新品。在这个摄影胜地，“往往几步之遥就是一幅崭新的画面”。在一些传统的美国西部风光作品中，纳入画面中的人物常常是笔直地站在悬崖旁凝视前方。人物距相机较近，因此在画面中的成像比例较大；人物在画面中的作用除了宣告人步入自然这一明显的事实之外，别无它用。在梁光俊的这幅作品中，相机距人物的拍摄距离很远，在画面中的成像比例很小。人物在画面中起到了衡量尺度的作用，有效地烘托出山谷的气势磅礴之美。





印第安石拱和银河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佳能 EOS 5D Mark II 相机，
佳能 15 毫米镜头，
光圈 f/2.8，
速度 60 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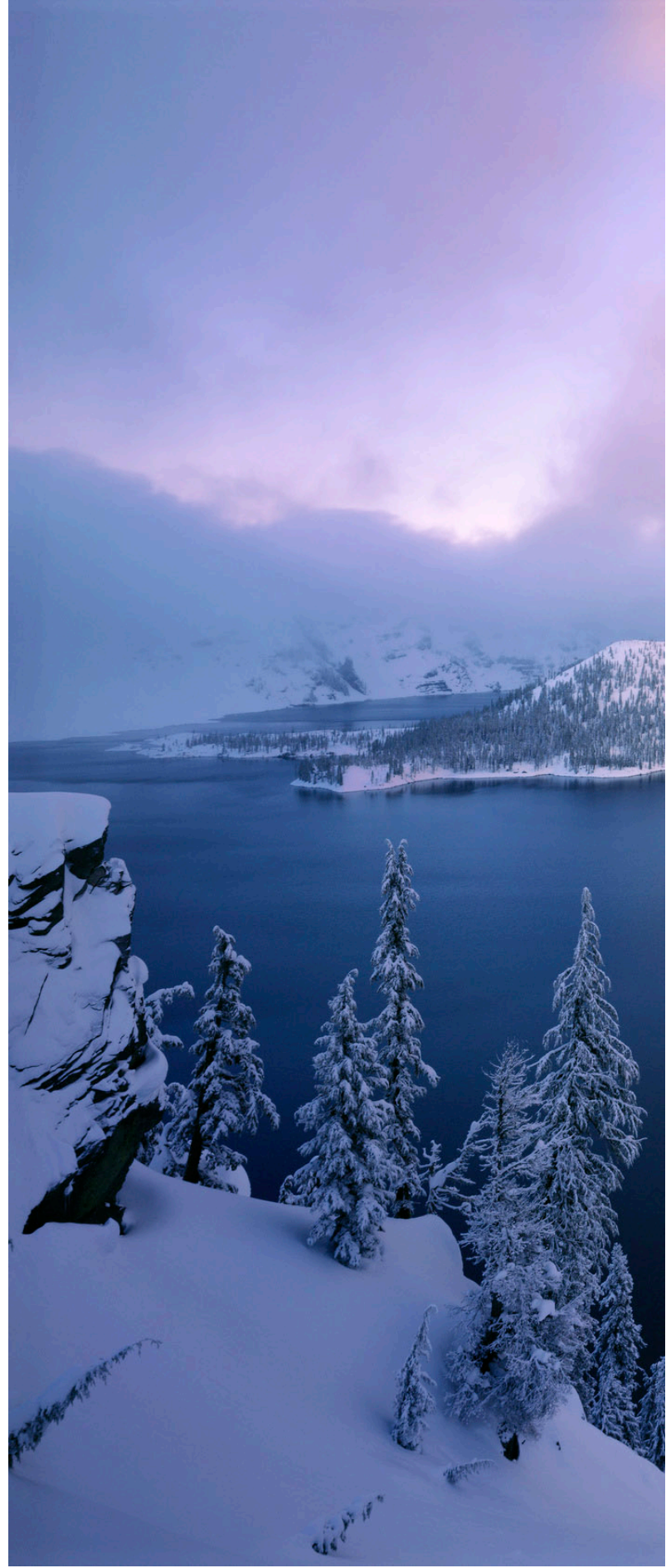
对这位曾经从事过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的摄影师来讲，影像中对立体空间的感知及其与二维平面图像之间的关系，与几何学和计算机图像加工中对空间的构成和处理的方式有着相似之处。梁光俊的这一专行也给予了他识别模式的特殊本领，对他的风光摄影大有帮助。在这幅画面中梁光俊利用夜空从西部地平线至正上方由明而暗的亮度变化，营造出天空的弯曲感；又加上银河与黑暗的石拱之间的鲜明对比来制造出另一层空间感。

晚霞映照的克雷特湖

克雷特湖国家公园，俄勒冈州，美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110 毫米镜头，
光圈 f/32，
速度 12 秒，
富士 Astia 100 反转片。

梁光俊强调风光作品中要有浓厚的气氛，也深知色彩对渲染气氛的重要作用。在他冬季拍摄的这幅克雷特湖的作品中，气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绚丽的彩霞与湖面及前景中松树、积雪之间的色彩对比。他在作品中也突出地表现美感，“因为我觉得对美的欣赏能够焕发我们的精神，增进我们对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世界的认知和尊重”。









闪电照亮的 星空和莎草地

大沼泽国家公园，佛罗里达州，美国

佳能 EOS 5D Mark III 相机，
尼康 14-24 毫米变焦镜头，
光圈 f/2.8，
速度 30 秒。

拍摄所有美国国家公园的这一宏伟项目是完全由梁光俊本人自费自行完成的。“这使我的创作不受商业需求的制约，完全依从我个人的眼光”。利用当今数码相机中感光组件灵活可变的光敏感度，梁光俊将夜空中的繁星、浮云和雷电与眼前的绿草清晰地映现在同一幅画面之中，这是使用传统的大画幅相机和反转片很难做到的。从梁光俊的数码作品与胶片作品之间的鲜明对比不难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在改变着摄影师的创作方法，还改变着摄影师的创作思路和看世界的方式。





透过夏蒙尼山峰的阳光

夏蒙尼，法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210 毫米镜头加灰渐变镜，
光圈 f/22，
速度 1/2 秒，
富士 Velvia 50 反转片。

“我本是一个城市娃，在法国成长为一名科学家。二十多年前，阿尔卑斯山对我的召唤改变了我的人生”。虽然阿尔卑斯山与世间文明只是咫尺之遥，而在梁光俊眼里却是另一个世界。他的摄影生涯起步于对登山的爱好，他逐步地由为攀登而登山，走向为摄影而攀登。与此同时他对风光摄影的痴迷也日益超越了对登山的兴趣。他的成长道路与已故美国著名风光摄影家伽林·罗威尔走向摄影的经历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人受着大地的养育，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受到大地的感化。





P114-115

黎明中半透明的冰块

冰川湾国家公园，阿拉斯加州，美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110 毫米镜头，
光圈 f/32，
速度 15 秒，
富士 Velvia 50 反转片。

为了能够到冰川湾国家公园拍摄出身临其境的感人画面，梁光俊特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桑塔克鲁兹城学会了使用皮划艇。由于地面上没有路线通达冰川湾国家公园，他就和妻子先乘水上飞行艇来到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一个村庄，然后乘皮划艇沿着科伯克河向冰川湾进发，在冰山间穿行往来。他成为专业摄影师的最根本的动机是“摄影能将我带入大自然之中”。梁光俊也深深地感到“对大自然的爱来源于对它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

霍河雨林中 苔藓附生的枫树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华盛顿州，美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210 毫米镜头，
光圈 f/45，
速度 10 秒，
富士 Astia 100 反转片。

“当我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限制登山运动后，也想为我的野外生存技巧找条出路”。独自拍摄所有的美国国家公园，也许是个上佳的选择。在拍摄风光各异的国家公园中，“我发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能燃起我不同的情感，我渴望获得不同的体悟，也想理解什么使得一个地方如此独特”。人来自于自然，也归于自然。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无不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







日出时干裂的土地

黑石沙漠，内华达州，美国

坎纳姆 KBC 5X7 相机，
施耐德 110 毫米镜头，
光圈 f/22，
速度 1 秒，
富士 Velvia 50 反转片。

梁光俊认为 5X7 幅式最适于风光摄影，因为它较比 8X10 相机轻便得多，而且底片也足够大，放在灯箱上就能看到所有细节，“能够唤起我在彼时彼刻的视觉记忆”。“使用 5X7 相机要采取缓慢的工作方式，对每一幅场景都要经过反复的思考，以这种深思熟虑的工作方式创作出的照片能够完美地传达丰富的视觉内容。使用 110 毫米的广角镜头（作者注：对 5X7 画幅而言）我可以在画面中纳入宏阔的景物，来让观者感到身临其境”。在这幅作品中，土地的裂痕由近而远地蔓延开来，不仅为画面勾绘出景深，也给平坦的土地上带来质感。

电闪雷鸣

大弯曲国家公园，得克萨斯州，美国

佳能 EOS 3 相机，
佳能 28-135 毫米变焦镜头，
光圈 f/4，
速度 15 秒，
富士 Velvia 50 反转片。

“在行摄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拍摄地点上了。我喜欢对一个地点多次短行，这样我就可以见到这个地方在不同季节和天气条件下的状况。经过长期的摸索我找出了根据天气条件来选择拍摄主题的方式，而不是认定一个主题来等待条件的到来。这样我就总能找到可拍摄的题材”。他对同一个地点在不同季节中的体验也截然不同，“犹如游览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园”。这给予了他拍摄不同画面的机会。



